



老子集成

A Collection of Editions and
Commentaries for the Laozi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第三卷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A Collection of Editions and
Commentaries for the Laozi

第三卷

老子集成

目錄

道德真經註	蘇轍(一)
道德真經集註	宋太守張氏(三三)
道德真經解	陳象古(一四四)
道德真經注疏	原題顧歡(一七三)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	(二六一)
道德真經疏義	江徽(三〇四)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	
老子解(葉德輝輯本)	章安(四六三)
道德真經直解	葉夢得(五四六)
易老通言(嚴靈峰輯本)	邵若愚(五五八)
	程大昌(五八七)
道德真經義解	李嘉謀(六二五)
道德真經全解	原題時雍(六五三)
道德真經解	無名氏(六八四)
老子解略	員興宗(七二三)

道德真經註

蘇轍

點校說明

《道德真經註》，又名《老子解》，四卷，蘇轍解。

蘇轍（1039 - 1112），字子由，晚年自號穎濱遺老，眉州眉山山人，著名文學家。仁宗嘉祐二年（1057）中進士，曾任翰林學士、尚書右丞、門下侍郎等職。與其父蘇洵、兄蘇軾合稱「三蘇」，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著有《樂城集》。

《老子解》文字曉暢，頗具獨立見解。如提出『道之大，復性而足』，以儒家的性命之學解釋《老子》之道，體現出了老學的時代精神。而在詮釋宗旨上則提倡三教同源之說，如蘇軾爲之所作跋語云：『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老子解》是一部影響很大的老學

著作，常爲宋代以后的解《老》者所引用，明代李宏甫更認爲：『解《老子》者衆矣，而子由最高。』

版本有宋王伯修刻本、元至元二十七年刻本及多種明、清刻本。本次整理以《正統道藏》本爲底本，以無求齋影印寶顏堂秘笈本（簡稱『寶顏本』）爲參校本。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眉山蘇轍註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爲義，而禮不可以爲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在禮爲禮，在智爲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道不可道，而冲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爲萬物，萬



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其微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微，則精而不遍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以形而言有無，則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

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當事而爲，無爲之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爲不言之報，其爲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

至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銜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不以三者銜之，則民不知所慕，澹乎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即用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夫道冲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之，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以爲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天地之間，其獨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排之有橐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爲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爲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耶？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



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入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以求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

矣。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如長保。

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如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而無銳則無所用揣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爲物，魂爲神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爲物，故雜而止；魂爲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爲性，而性之妙爲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以魄爲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以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極矣。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所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以徼福；聖人

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為雌者，亦不失時而已。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三十幅章第十一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竭知盡物以為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①，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②，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知兩者之為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方其有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田獵，未嘗不為，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聖人為腹而衆人



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於內者也。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

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以辱爲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顧爲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貴之爲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於履大患，不難於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於履患，而教之以難於有身，知有身之爲難，而大患去

矣。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爲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交撓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人之所以驚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凡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

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有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爲視爲聽爲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爲一，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物之有形者，皆麗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雖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爲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矣。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

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

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

猶若畏四鄰，

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

儼若容，

無所不敬，未嘗情也。

渙若冰將釋，

知萬物之出於妄，未嘗有所留也。

敦兮其若樸，

人偽已盡，復其性也。

曠兮其若谷，

虛而無所不受也。

渾兮其若濁。

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

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

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

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

動者，亦若是耳。

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

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物未有不弊者也。夫惟不盈，故其弊不待新成而自去。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

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

盡，未爲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

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

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

用，難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極虛篤靜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爲

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

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

知之矣。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譬如華葉

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

歸根曰靜，

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

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爲靜。

靜曰復命，

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

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聖人之學道，必始於窮

理，中於盡性，終於復命。仁義禮



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徇其名而為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於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為力也勞，而為功也少。聖人外不為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於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為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

復命曰常，

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不以復性為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

凶，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
知常容，

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尚誰私乎？

公乃王，

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

王乃天，

無所不懷^①，雖天何以加之。

天乃道，

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然而雖道外不能復進於此矣。

道乃久，沒身不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

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

其次，畏之侮之。

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

信不足，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以仁義，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矣。

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聖人自信有餘，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已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① 無以致其用：『致』原作『故』，據寶顏本改。

② 有有：原本作『有無』，據寶顏本改。

③ 無所不懷：『懷』原作『壞』，據寶顏本改。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眉山蘇轍註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義見矣。

智慧出，有大偽；

世不知道之足以濫足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偽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啗以沫，相濡以清澀，不如相忘於江湖。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爲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

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爲以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爲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爲之也。故絕仁棄義，則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爲盜，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世之貴此三者，以爲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

之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僞。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於此，必略於彼矣。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其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圓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也，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爲主，不學而不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耶？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爲恭，阿之爲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夫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出於性，而皆成於妄，如畫馬牛，如刻虎鶩，皆非其實，潛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苟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無足怪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爲，吾亦爲之。雖列於君臣

父子之間，行於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於物者，其心而已。

荒兮其未央哉。

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央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央，若嬰兒之未孩，

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囂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爲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於一，超然其若遺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純純，若愚而非愚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世俗以分別爲智，聖人知群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忽若晦，寂若無所止。

忽焉若晦，不見其津涯也。寂然無朕，不見其所止宿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所施，故疑於頑鄙。

我獨異於人，兒貴食母。

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爲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於母而已。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者也。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於惚恍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方有無之未定，惚恍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眇，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物至於成形，則真偽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偽也。真偽既雜，自一而爲二，自二而爲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衆有之變也。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於變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聖人之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與物不忤，不忤故全也。

枉則直，

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而

天下之至直也。

窪則盈，

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

弊則新，

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弊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多則惑矣。

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

不自見，故明；

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爲之不暇，而何暇及物哉。

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

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歸復於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

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於上，陰伏於下，否而不得洩，於是爲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



終日。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出於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爲不若詭辯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於仁猶若此，而況志於道者乎？夫苟從事於道矣，則其所爲合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所爲，然必有得於道德矣。

信不足，有不信。

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失惟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爲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爲未足而加

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有贅則累。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爲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於群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

故強爲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不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爲根，躁以靜爲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行欲輕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

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乘理而行，故無迹。

善言無瑕謫，

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

善計不用籌筭，

萬物之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筭。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彼方執筭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

是謂襲明。

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則可謂善救人矣。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諭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雄雌，先後之及我者也。白黑，明闇之及我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闇，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闇之切；明闇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為，不若知而不為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皆將歸之，如水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不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闇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也，故衆明則之以為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未嘗窮也，故曰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今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樸。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



制不割。

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爲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爲之，則不可得矣。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凡物皆不可爲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爲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蓋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凡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响而煖之，或

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贏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然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爲之至也。堯湯之於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於敗，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聖人用兵，皆出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耶？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爲勿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唯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是謂不處。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